

人间遐想

我的书桌上架着一丛风兰。闲暇时我总凝视它。曾经拍过一小段视频发上“朋友圈”，很多人都问：“这啥，怎么不需要土？”

是啊，它就坐在一截枯木上，无需花盆，更无需寸土。多年前，一位山中朋友带来这丛风兰时，我看它似兰非兰，四平八稳地坐在这截枯木上，五大三粗的样子，就略有了点嫌弃，便问是啥草？朋友说，它叫风兰；一棵大树枯折了，掉下来的，拿着玩玩吧，能开花的。

就这样，我成了这丛风兰的主人。一开始，我找不出用什么量词在它身上，因为它就这样趴在枯木上，从不超过七八厘米，全长二十多厘米，犹如一条张牙舞爪的飞天蜈蚣，整体没有一个巴掌大。因为它没有花盆，也没有一丁点土，我就犯难了。我不能说它是“一盆风兰”，也不能用“棵”，看它那几条脆根颤巍巍抱着木头，极其艰难辛苦的样子，很难用“一棵”这种雄壮的词来形容它。当然，用“一株”也显然不合适。终究只能冠以“一丛风兰”。

用绳子绑住枯木的一头，把它吊在阳台西边海棠树下，仔细打量。一时微风起，它在风中晃荡，每每轻叩海棠枝。只恐风疾，怕它在摇晃碰撞中坐不稳那枯木，要跌落下来，便伸手扶它一把。不料竟惹它用叶尖戳了一下手背，隐隐生疼。定睛一看，它却稳稳当当，毫无

松动的样子。我于是好奇它的根。它的根密密麻麻向四面八方散发式生长，透绿的白，肉质，圆柱状，如一根根肉嘟嘟的棉棒。它们像一大窝体纤巧细长的冰蚕，挨挨挤挤，憨憨的，仿佛都在蠕动。有的强壮一点，三三两两从顶部的叶片中翘出头来，似欲化离飞去；有的稚嫩些，小心翼翼地把脑袋搁在叶片上，懵懂地看着这个世界；也有的老成持重，绕过叶片从左右两侧舒展开来。闲卧在枯木上，回首，却把绿叶来嗅。

这些根也不全是这般生动有趣。其中有五六条肉质根往下，贴着枯木的形状弯弯曲曲生长，紧紧地扒着枯木。那些根一节一节，似乎要陷进木头里去。恰似死死抓着木头的手指。这些“指尖”因为抓得太用劲，抓得太久了，因失“血”而显得更加苍白。枯木下方还有一条略显苍老的瘦根，悬空挂着，微垂着头，像是要睡的样子。这条老根的一侧扁平、色焦，显然以前也是奋力扒过木头的，现在不过是衰老了，终于交卸了任务。

那时际，我的嘴角莫名动了两次，微微挺直了身子又仔细观察起来。风兰的假球茎非常短小，躲在根和叶鞘之间。一个假球茎上可以长出六至八片狭长的叶子，左右互生，叶子短小精干，墨绿色，弯月形，约半厘米宽，十来公分长。叶质

厚实，坚硬如革，叶面中间有一道深槽下凹，如凿，叶端锐尖，看上去像一把把绿色镰刀，又像是某种弯曲的三棱军刺。刚才就是被那些“刀尖”戳了一下，让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风兰不似其他的兰花，纤细叶、飘逸婀娜，甘在狭小的兰盆里享受着汉上繁华；它更像一个武士、一位侠客，腰系一圈短刃，跨在断木之上，横眉冷目——这让我想到了遥远年代的一位人物——于是，我便查阅资料，搜寻起了它的身世。

风兰是兰花的一个亚科兰种，常散见于幽谷深林，新中国成立前浙江的一些地方志书里常有它的名字。古代文人墨客们喜欢拾一丛风兰，挂在书房的窗前檐下，故又名轩兰。明人董道元的《兰史》中说：“（风兰）性喜风，故名风兰。”但兰花不喜风的，风兰是兰科植物自然有喜风的本性，所以董道元的这个说法略显牵强。《广群芳谱》对风兰有一段较为翔实的介绍：“风兰，产温、台山阴谷中，悬根而生，干短劲，花黄白似兰而细。”读到这时，我频频点头，想起送我风兰的朋友，不正是隐在台州的某山中吗？书中还说“不用土栽，取大窠者，盛以竹篮，或束以妇人发髻铜铁丝，头发衬之……至春应自花。即不开花，而随风飘扬，冬夏常青，可称仙草，亦奇品也。”盛以竹篮？束以妇人发髻铜铁丝？

之？如此生存之法，如此粗犷大布，实属奇葩。当初令我略带嫌弃的这“一丛草”，竟是仙草，奇品。我不禁又想起了那天朋友来送我风兰时，风尘仆仆、其貌不扬的样子。

在我们这个星球地球上，兰科植物有数万种之多。嘈嘈杂杂的兰花大家族中，当然也要分官阶的。有好事者效仿《史记》给兰花按本纪、世家、列传、外纪、外传等共分了四十八类。兰中王者入本纪，后妃公侯列世家，还有诸士大夫之流分表传、纪。而风兰竟因叶质笃实，被弃之为不入流的凡品。哀哉……“借他人杯酒，浇心中块垒”这是美事，而“脱自己之臭鞋，套他人之圣足”，则是莫不可闻。不知太史公泉下有知，将作何感想。

如今我不知道风兰被归属于哪一阶，但我知道风兰一定是兰花中的异数。我见过很多高贵的兰花，归宿总在精美的兰盆中，着根于陈泥腐土。只有风兰，偏要爬到大山深处的大树的高枝上，不食人间烟火，哪怕落入人间，也要坐上一截独木，“独倚危楼风细细”。

现在，这丛风兰，这丛草，就架在我的书桌上。我在等待槐花开的季节，因为槐花开了，风兰也就该开花了。

到时节，我的微信朋友圈诏黄新湿，他就会踏着槐花笑。我用“他”来称它，是因为他像一个男人，一个君子。

文天祥和台州(三)

天高并地迥与子独牢愁

松庐 (古典主义著)

文天祥留下过一首《过黄岩》：“魏雠变张赫，越蠹效陶朱。谁料文山氏，姓刘名是朱。”其诗序曰：“予至淮，即变姓名。及天台境，哲斋张为予觅绿漪诗，予既赋，题云‘清江刘朱书’。此过黄岩，寄二十字。”在《指南录》中，《过黄岩》前一篇为《绿漪堂》：“义方堂上看，窗户翠玲珑。砚里云坛月，席间淇水风。清声随地到，直节与天通。庭玉森如笋，干霄雨露功。”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门张氏家，盖国初名将永德之后。主人号哲斋，辟堂教子，扁‘绿漪’，为赋八句。”这是文天祥为《绿漪堂》写的诗序。

细读两诗，会产生一个疑惑：文天祥在登台城门前（今三门花桥），赠诗张氏时仍用化名，为何一到黄岩即公开亮明身份？两地行程一日能到，这一日间究竟有何变故？这还要从文天祥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说起。

《指南录》卷二记述的是羁押北去的过程，开篇为《杜架阁》二首，其一：“仗节辞王室，悠悠万里辕。诸君皆雨别，一士独星言。啼鸟乱人意，落花销客魂。东坡爱巢谷，颇恨晚登门。”巢谷与苏轼、苏辙为同乡好友，苏轼兄弟任职朝廷时，巢谷从未登门攀缘，而待二苏被贬远放，巢谷竟抱病徒步到循州安慰二苏，再往儋州访大苏，途中病亡，令东坡伤心不已。诗句中，文天祥以巢谷来喻杜的深情厚谊。对于出使被扣后的世态人情，其二摹写得更为清楚：“昔趋魏公子，今事霍将军。世态炎凉甚，交情贵贱分。黄沙扬暮霭，黑海起朝氛。独与君携手，行吟看白云。”文天祥在诗序中详述：“天台杜浒，字贵卿，号梅壑，纠合四千人，欲救王室，当国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见于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颇奖异之。十九日，客赞予使北，梅壑断不可，客逐之去。予果为北所留。后二十日，驱予北行，诸客皆散，梅壑伶于孤苦，慨然相从。天下义士也。朝旨特宣教郎，除礼兵架阁文字。”这位大智大勇的杜架阁，在往后相随相伴的日子里，屡立奇功，数度救文天祥于危急，成为文氏最为信赖的生死之交。

《指南录》卷三详记逃亡苏北的经过，以《脱京口》组诗开篇，作者以十五难各赋一诗，生动描述了这些生死攸关的瞬间，把杜浒等人在关键时刻的言行刻画得栩栩如生。在《定计难》中，“杜架阁与予云：‘事集万幸，不幸谋泄，皆当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办匕首，挟以俱，事不济自杀。杜架阁亦誓以死自效，于计遂定。”正是杜浒帮助文天祥下定了冒死脱逃的最后决心。“杜架阁如痴狂人，醉游于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愤追思者，即捐金与之，密告以欲遁之谋，无不愿自效，以无舟而辍。前后毋虑十数，其不谋泄，真幸耳。”这是《谋人难》中关于杜浒醉醉汉寻求同道的记述。到了《定变难》中，对付看守老兵，杜浒“日与之饮，颜情甚狎”，待“老兵酒醒”，又以“以银三百星系其腰”，使得同行十二人能够顺利出门。到了《出巷难》时，遇刘百户查夜禁，又是杜架阁“拉之饮于妓舍，杜强刘宿，刘俾杜炊”，还成功骗得官灯、戎衣。“天假汉儿灯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掩护文天祥出巷登船，上演了“十二男儿夜出关”的好戏。

好不容易到了扬州，又是杜浒判断南宋李庭芝误信溃卒谣言，将不利于文天祥，建议“渡海归江南，或见二王”。前往通州途中，同行中四人“遽生叛心，携金以走”，余杜浒七人忠心护主。文天祥感叹：“折节从今交国土，死生一片岁寒心”。高沙途中遇北骑，杜浒二人“林中捕获，出所携黄金赂逆者，得免”。后幸得樵夫相助，文天祥以箩轿至高邮。至金陵后，文天祥总算得隙小憩，期间作《贵卿》，在诗序中感慨：“贵卿与予同患难，自二月晦至今日，无日不与死为邻，平生交游，举目何在？贵卿真吾异姓兄弟也。”诗曰：“天高并地迥，与子独牢愁。初作燕齐客，今为淮海游。半生谁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视君年长，相看甚惠州。”

诗中的“惠州”指的是文壁。文天祥在惠州后加注：“惠州，予弟璧也。”当时，少他两岁的弟弟文壁正担任惠州知州。文氏兄弟情深意笃，当日江西起兵时，两人并肩作战。文天祥自号文山，文壁则自号文溪，取自流经文山脚下的溪名。相传文天祥作新居上梁文，有句“江上梅花都是好，莫分枝北与枝南。”然而，崖山一役之后，南宋灭亡，文天祥被俘殉国，文壁却于惠州献城降元。有识者曰：“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虽说文壁降元出于无奈，也是为保一城生灵，但与文天祥、杜浒相比，高低立下可见，就连满清皇帝乾隆也吟诗嘲讽：“子不知终弟受职，应难地下见其兄。”

据《宋史》载：“杜浒字贵卿，丞相范从子也，少负气游侠。德祐元年，有诏勤王，浒时幸会，纠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开府平江，往附焉，时陈忠道等赞天祥出使，游力争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见留，志道窃欲逃归。天祥北行，诸客无敢从者，浒独慨然请行。特改兵部架阁。从京口，以计略守夜刘子者，得官箴，脱天祥，偕走淮甸，经海道以达永嘉。”官吏记载虽不及文天祥《指南录》的记述精彩生动，但点明了杜浒身世，乃丞相杜范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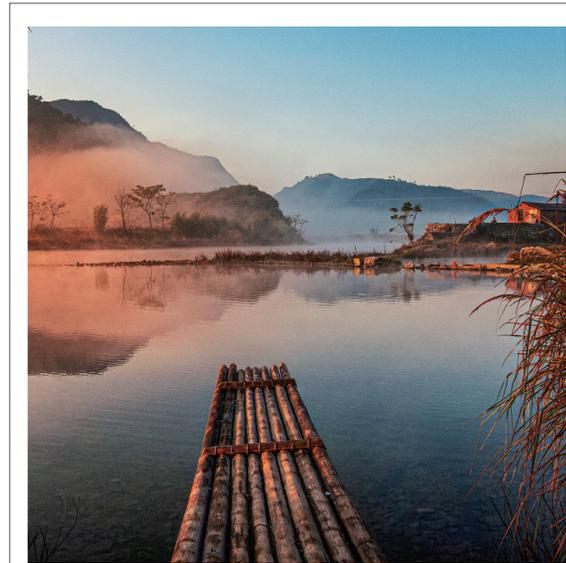
杜范为理宗朝右相，素有令望。在其家乡黄岩，永宁江穿城而过，江水因海潮涨涌而常年黄浊，相传杜范出生时，故名澄江至今。然而天不假年，老成遽谢，范在相位只八日而卒，理宗辍朝减膳三日，予谥清献。同乡江湖诗人戴复古《挽立斋杜丞相》“方喜千年遇，如何一电薨”，道出了当时对从喁喁望治到举国同哀的情状。淳祐五年五月，灵车所过，聚祭巷哭，七月葬家乡黄岩西西黄杜岭。巧合的是，杜范年轻时也与杜浒一样，担任过“架阁文字”这个现今听来有点怪异的官职。

文天祥从城门镇绿漪堂出发，一路向西，翻越黄土岭，便是杜氏宗族南迁世居的杜家村。杜氏一族在翠屏山麓建樊川书院，教育子弟不忘长安城南祖居之地，朱熹也曾应邀来此讲学。从者如云，黄岩由此称“东南小邹鲁”。

一到杜家，颠沛流离日久的文天祥宾至如归，顿觉安全，加上此地处于驿道边，讯息已通，得知益王就在福建，而由黄岩经温州便可入闽。欣喜之余，文天祥不由信笔写下“谁料文山氏，姓刘名是朱！”公开亮出自己的丞相身份，令人寄往城门张家，正式通知张和孙起兵海上抗元。

风兰，一丛草

(贩卖三千文字的小贩) 钱天柱



茶吉观摄

乡村野趣

胡传斗 摄

朋友中，最喜欢去乡郊野外的，有两种人，一种爱钓鱼，一种爱摄影。

他们往往清早出门，傍晚才知归。在野外，也不与人说话，静静地做自己的事。倘若一日下来，能钓到鱼，或拍到好片，便欣然忘食。

野外有种魔力，能解人千愁。韦应物在遇到西涧时，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恬淡；美国作家梭罗，只有在野外才能写出明白畅晓的《瓦尔登湖》。

这大概是一种独处之美。

——编者絮语



涉笔成趣

生活的真谛，其实就是平淡。平淡的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也无香气，无可乐雪碧的爽口甘甜，也无浓烈如酒般的刺激。即便生活中也有一些酸辣苦甜，只不过是某一个段落的人生况味罢了。人生岁月中绝大部分的生活，即如一杯平淡的白开水。

然而，很多人不以为然：生活不应该是一杯酒吗？经过充分的酿造，甘冽、醇香、刺激。生活也应该是一杯茶，既有龙井的清香，也有普洱的浓郁，更有花茶的芬芳，令人回味无穷。也有人认为，生活是一杯咖啡，有苦涩也有甜。世上的大多数人，大多是不甘于生活如白开水般平淡的。很少有人能够受得了生活中的日复一日，就像是一杯白开水。

滚滚红尘，有意思的事情多了去。花花世界，灯红酒绿，如果你是一个美食家，难道你不想尝遍天下美食？如果你从小就有远

大志向，难道不想做出一番英雄般的业绩而扬名立万？如果你的浑身上下充满表演的艺术细胞，难道不想做耀眼明星，让成千上万的粉丝一看见你激动得尖叫不已。如果你有写作的天赋，难道你不想写几部大作出来，即使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退一步能得茅盾文学奖也是好的。

即使你没有什么干大事的野心，可以游览一下你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难道你不想走走名山大川，看看美妙的景色和千姿万态的风情？所以，如果有人对你说，生活就是一杯白开水，让你天天喝白开水，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此嗤之以鼻。心里暗想，还是让白开水滚一边去吧。

不过，当你阅尽繁华，历经沧桑，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看尽红尘的世态炎凉之后，你一定感慨：生活，还是白开水好。

酒，可以不喝；茶，可以不品；可口雪碧，有或者无，皆可；而恰恰是喝到嘴里无味的白开水，却

是日日不能离开的。

白开水是平淡无奇的。因为过于平常，你甚至想不起你今天在什么时候喝过白开水。这不过一抬手的事情，过于寻常、过于简单、过于不走眼，让人几乎忽略了白开水的存在。这跟吃饭相比，吃饭是一件天大的事。因为不吃饭是要死人的，吃不饱而挨饿，更是难受。所以古人一再告诫：民以食为天。但喝不喝白开水，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不过是件比芝麻还小的事情。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白开水的日子，哪怕你是天天都喝雪碧、可乐、咖啡，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体验。是豪奢而自得吗？是自在与享受吗？是一种脱离了白开水这样的平淡无奇而超凡脱俗吗？我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一旦失去了喝白开水的日子。但是，当你天天沉迷于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的时候，那种田园牧歌、青山做伴、溪水为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

活一定令你向往。

当你享尽了鱼翅、鲍鱼、佛跳墙、鹅肝、鱼子酱这些名贵的美食，也许你会突然想起你小时候饿极了而吃过的一碗菜泡饭的味道，是你记忆深处最令人回味的味道。当然，如果你在茫茫的沙漠之中迷路了，漫无边际的荡荡黄沙让你看不到天的尽头。那个时候，你肯定会愿意用尽所有财富去换取一杯白开水。不，哪怕只要是一捧水就行，这必定是你那个时候的最大愿望。

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每个人都会从自身的人生经历中对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阐释。这就是生活的千姿百态，也是人的多面性的根源所在。当你阅尽人生百态，看遍人生繁华，体验了历史兴衰，感受了生活沧桑变幻。相信你一定会感悟出：人生中的白开水，是最为弥足珍贵的。

所以，生活就像白开水。平淡最真，也最好。

生活是白开水

(咸淡皆趣，坐卧随心) 乐山悦水

读书之味

我的老家在皖南万千条山沟沟中的一条小山沟里，这里偏僻寂静，但在我们看来，却是美好而丰盈的。

在我们村口一个叫祠堂堰的小池塘边，有一株古柏树，主干像两根粗壮的麻花一样扭在一起，绿荫如盖，周围是一块块的稻田。多少个晴朗丽日，一只白鹭从田里飞过来，静立于高高的枯枝之上，雪白的身子阳光下特别耀眼。它俯视着正在蓬勃生长的万物，又仰望一阵远山之上的云朵，倏地一下展开翅膀飘然而去……

年少时的我，常常对着这样的场景发呆，或者是一边放牛，或者是跟父母一起在田间劳作，或者是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从村口去上学路上。上高中时，我在校报上发表了一首名为《古柏》的诗，写的就是这

株古柏。这应该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大概也是我写的第一首诗。

过了没几年，有一次回老家，却再也看不到那株古柏了——一个村民在其旁边烧草木灰，不慎让火苗燎到古柏裂开的肚子上——时值盛夏，久旱无雨，火顺着树中心的空洞从下而上，真真正正烧了三天三夜，也没办法浇水施救。

在我年少时的心里，这棵曾经一直郁郁葱葱的古柏，就是我们村庄的神。如今，这株古柏连树桩也没有了，但我总是记起它。

多少时人都在写乡村诗歌。我以为那些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对乡村万物的感知与体味，让他们有了更加清晰地洞察这个世界的的能力。一个人成长时的乡村记忆，必将深深镌刻进内心直至一

生。来自乡村的诗人，书写他们熟悉的那片土地，有着天然的优势。

提到乡村诗歌，很多人脑海里会立马跳出“亲情”“乡愁”等关键词，当然，这也确是被写得最多的乡村诗歌主题，貌似多少年来一直如此。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现在乡村的结构和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里人的行为和精神层面比以往更紧密地与整个世界格局联系在一起。乡村，并不一定是浅陋、粗糙的，也不一定是单一、朴素的，它正变得越来越多元

和多元，需要我们重新深入曾经熟悉的乡村，就像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实地考察，有这种精神，那样我们看到的乡村才是最鲜活、最真切的，这时候我们再去写，呈现在我们笔下

诗歌的慰藉

(打工诗人) 李明亮